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 第一一〇回 定計妝扮米麵客 故意假作大山王

《西江月》曰：幾見花開花謝，頻驚雲去雲來。誤人最是酒色財，氣更將人弄壞。看破紅塵世界，快快回轉頭來。一心積善卻非呆，樂得心無罣礙。

且說柳爺怎麼會作了大寨主，總論命不當絕。已然連船家捆好，搭在分賊庭頭裡，嘍兵坐鍋，已然要煮了。寨主說：「你我三四天的工夫，什麼也沒吃。今天連嘍兵，大家雖不能飽餐一頓，也到底吃點東西。」嘍兵大家歡喜，抱柴燒火。柳爺倒不恨寨主，恨的是蔣平，大聲嚷罵：「病夫澤長，我就是把你告在閻王殿前，我這條命斷送在你手裡了。」嘍兵過來將要動手，聽屋中有家寨主說道：「且慢動手，我聽著像是熟人的聲音。」那人躡將出來，柳爺一看，就知道死不了哩。

此人是誰呢？原來就是鄧彪，外號人稱分水獸，就是前套劫江奪魚的那人。展南俠比劍聯姻之後，他把墨花村的魚奪了，大官人來與他辦理，他給大官人一叉。丁二爺在後頭把他拿住了，交給盧員外。盧爺拿自己的名片子，交松江府，把他充了軍了。到本地不到半年，逃跑回家，走到鳳陽府，病在招商店中，看看待死，銀錢衣服一概盡行沒有了。人家店中問他：「有個親人沒有？要是離此不遠，店中給送信，倒是有人瞧瞧看看。」鄧彪說：「我這裡倒有個人，不定他照應我不照應我？」店中問：「姓什麼罷，我們聽聽。」鄧彪說：「五柳溝，姓柳，柴行的經紀頭。」店中說：「你認的柳員外？」

鄧彪說：「我不認的，就說了嗎？」店中說：「你只要見面認的他就行。那個人揮金似土，仗義疏財。」店中送信，柳員外親身來到，請大夫，還店帳，僱人服侍他的玻直等到病好，還給了幾兩銀子的路費。受了柳員外的活命之恩，嗣後到了黑水湖，遇見鬧湖蛟吳源、混水泥鰍聶寬、浪裡蝦蟆聶凱，他們就湊在一處了。吳源大寨主，他是二寨主，聶寬三寨主，聶凱四寨主。如今聽見是柳員外的聲音，他這個活命之恩怎能不報？

過來親解其縛，攙起來，鄧彪納頭便拜。柳爺把他攙住，說：「因為何故，在此山中？」

鄧彪就把已往從前之事細述了一遍。

請到聚義分賊庭，與吳源一見，又與聶寬見，聶寬過來給柳爺磕頭，柳爺趕緊扶住。吳源一問鄧彪與柳爺什麼交情，鄧彪就將前者怎麼救我活命之恩說了一遍。又提柳爺也是綠林的人，誇張柳爺什麼本領，與吳源一商量，就請柳爺為大寨主。柳爺不肯。鄧彪說：「柳員外不用推脫了，你救這些個生靈罷。」柳爺說：「此話從何說起？」鄧彪說：「我們這一山的俱是渾人，連一個認識字的沒有。你老人家足智多謀，只要調動著這山上有吃的，有穿的，豈不是救了這一山的性命？」吳源揪著柳爺，按於上位說：

「柳大哥大寨主，我們大家參拜你。」柳爺說：「要叫我為大寨主不難，可著山上嘍兵連眾寨主，都得聽號令，如要違者立斬。我要為了大寨主，總得讓這山上豐衣足食，論秤分金，論鬥分銀，也不在作了這場寨主。」嘍兵、吳源說：「我們俱是個渾人，我先打聽打聽，怎麼讓這山上豐衣足食？」柳青說：「妙法多極了。像你們這是給山王現眼呢。」吳源一笑，說：「來，把船家殺了，請新寨主。」柳青說：「使不得。就這一件事，你們就錯大發了，水路上作買賣，萬不可傷船家。傷了船家，使船的與使船的俱都通氣，大家一傳言，就全不敢走這了。一不走這，就斷絕了買賣了。一斷絕買賣，大家豈不就苦了嗎？」吳源說：「怎樣辦法？」柳青說：「解開船家，帶上來。」船家上來跪下。柳青說：「你別害怕，明天放你下山。只管去攬買賣，攬進買賣來，分給你們二成帳。」船家千恩萬謝，天光一亮，就下山去了。柳爺明知蔣四爺在外頭，那裡是放船家，分明是讓他與蔣四爺送信。

忽然第二天嘍兵進來報道：「啟稟眾位寨主得知，前邊來了三隻大船，船上頭放著許多口袋，大概是米麵。」吳源說：「這是新寨主的造化。」柳爺說：「出去細細查看，快些回報。」又進來一名嘍兵說報：「前者放的船家，渡進來了米麵客人。」分水獸鄧彪說：「還是新寨主哇，飯進來了。」柳爺一擺手，那個還未能出去，又進來一個說報：「啟稟眾位得知，那些個米麵客人是假扮的，客人甩了他們那衣服，殺了我們伙計，好幾個人要殺上山來哪！寨主早作準備才好。」柳爺說：「吳賢弟，把那些人俱都給我拿上山來。」吳源答應「得令」，就摘他這一對青銅刺，嘍兵早已退出。吳源也就隨後繞蟠蛇嶺而下，見大眾高矮不等，頭一個就是鑽天鼠盧方，見他紫面長鬚，擺刀就砍。怎麼盧爺先過來呢？皆因盧爺見山賊過於兇猛，一丈二的身軀，赤著背，穿著破褲子，赤著足，形如鬼怪一般。刀一到，就讓青銅刺往外一磕，盧爺刀就拿不住，「鏗啷」一聲，把刀磕飛，青銅刺往上一跟。盧爺就閉了眼啦，知道躲閃不開。「撲哧」一聲，紅光崩現，吳源大吼了一聲，如巨雷一般。那位說了，多一半是盧方死了。盧方要是一死，《續小五義》漁樵獵三槍一刀破銅網是什麼人去？那麼「撲哧」一聲，紅光崩現，是誰呢？是吳源受了傷哩。皆因是盧爺刀一飛，大伙一怔，倒是渾人手快，飛鏢大將軍一飛鏢，正中吳源右肩頭之上。吳源也真皮糙肉厚，大吼了一聲，將左手那柄青銅刺往右肋下一夾，伸手把右肩頭那鏢子拔將出來，拋棄於地，用手按了一按，那血也就不流了，從新又把那柄青銅刺一提。徐慶就躡將過來，劈山式刀往下就刺，吳源用雙刺搭□字架，往上一接徐三爺那口刀，「鏗啷」一聲，用雙刺的鉤兒一咬，徐三爺的刀背用力往下一壓，徐三爺的刀被人家鎖住。往回裡一抽，力氣不敵吳源，拉不回來，就知道不好。吳源用力往上一崩，徐三爺也就撒了手了，一個箭步躡開。吳源不追，怕的是又受飛鏢。

龍滔過去，三刀夾一腿，倒把吳源的氣壯上來了，手忙腳亂。三刀一腿，吳源直沒見過這個招兒，一賭氣，雙刺一掛，「鏗啷」，龍滔舒手扔刀，轉頭就跑。姚猛過去，仍是不會先動手打人，雙手攬著長把鐵錘，淨等人家兵器到，他才還手。吳源瞅見姚猛就像半截黑塔相仿，瞧著他又不上來動手，在那裡等著，是什麼緣故？等了會子，姚猛急了，說：「大小子！還不過來受死！」吳源只得過來，用雙刺往上一點，是個虛招兒。

姚猛那裡懂的，用錘往外一磕，人家把雙刺往回裡一抽，復又一紮。蔣爺在旁邊瞅著，一閉眼，就知道姚猛沒有命了。焉知道姚猛造化不小，錘雖則一空，總是他的膽大眼快，見吳源刺又到，一著急，急中生巧，使了個來回，往前一掄，又往回裡一掄，可就掄到刺上了，「鏗啷」一聲，吳源就覺出錘沈力猛來了。吳源說：「黑大漢！我真愛惜你，不忍斷送你這條性命。依我相勸，你降了寨主罷。不然，就悔之晚矣了。」姚猛就說：「放你娘的屁！」又一交手。吳源使了個丹鳳朝陽架式，把那柄刺擱在姚猛的脖子上，可把大眾真嚇著了，把姚猛也嚇著了。吳源說：「饒你不死，降不降？」姚猛一哈腰，躡開說：「再來，小子！」吳源說：「你這斷太不知時務，寨主爺饒了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說畢，往上要躡。

胡列、史雲直不敢上去。蔣爺「躡」一個箭步，躡將上去。本是借的一口刀，份量尺寸全不合式。他讓姚猛下去，用手中刀一指吳源，說：「山寇，我看你堂堂一表人才，為什麼作山寇？你若棄暗投明，我保你上大宋為官，豈不光前裕後，顯親揚名？」山賊大哈腰，這才瞧見了蔣平，一瞅哈哈的大笑，說：「你也出朗朗的狂言，你是什麼人？通上名來，我先聽聽。」蔣爺說：「姓蔣名平，字澤長，小小外號是翻江鼠。」山寇一聽，說：「哎呀！你就是翻江鼠蔣平嗎？」蔣爺說：「不錯！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」山寇說：「好蔣平！正是尋找你這些日子，怎麼也沒找著。今日你可想走不能了，父兄之仇不共戴天。」蔣爺說：「你先等等動手，你姓字名誰？咱們兩個人素不相識，怎麼會有父兄之仇？」回答道：「我姓吳，我叫吳源，外號人稱鬧湖蛟。我哥哥坐鎮洪澤湖，人稱鎮湖蛟吳澤，轄管天下水中的綠林，叫你結果了性命。各處尋你，今天才相逢，可是冤家的路窄，非生食了你的心肝，絕不獨生於世！」話言未了，一個箭步躡將上來，使了個孤雁出群的架式。蔣爺明知與他走個三合兩合的，絕不是他的對手，不如與他水中較量。見吳源往上一躡，自己抽身就跑，說道：「賊人要講較量，咱們是水中較量，我看看你水中的本領如何。」吳源說：「你是翻江鼠，我正要會會你水中的本領如何。」蔣爺一聽，就有點暗暗吃驚：「他要和他哥哥本領一樣，我就非死不可。」是什麼緣故？是洪澤湖遇吳澤的時節，蔣爺不是他的對手，多虧苗九錫父子。苗九錫之子名叫苗正旺，外號人稱玉面小龍神，到下套《小五義》五打朝天嶺的時節，非此人行，這是後話，暫且不提。

且說蔣四爺到了水面，「哧」的一聲，紮入水中去了，「呼瀧」往上一翻。再瞧吳源也就到了湖邊，也就往下一縱，「呼瀧」往上一翻，蹠水法露出上身，雙手一順三稜刺，一蹠水，「哧」的一聲，就奔了蔣四爺來了。蔣爺一個坐水法，往水底下一沉，睜開二目，看著吳源，心中暗道：「看他能睜眼睛不能？他要在水中能睜眼視物，我占八成得死；他在水中不能睜眼視物，我就可以結果他的性命。」蔣爺把一雙小眼瞪圓，淨瞅著山賊，就見他也是一個坐水法，往下一沉，雙手一捧青銅刺，把一雙怪恨一翻，在水中一找蔣四爺。蔣爺瞅得見他。他原來一翻眼，也瞅得見蔣四爺，只見他一蹠水，直撲奔蔣四爺來了。蔣四爺直不敢與他交手，深知道他那個膂力過於太猛，就是在水中分水，東衝西撞，一味淨是逃命的架式。吳源那裡肯放？蔣爺走在那裡，他追在那裡。蔣爺一想：「不敢和他交手，淨跑會子，也是無益於事。」常言一句說的好：「逢強智取，遇弱活擒。」忽然想起一個主意來了。要問是什麼主意，且聽下回分解。